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選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章玉楨

宋文選卷三

司馬君實文

周論

周自平王東遷日已衰微至于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而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為共主守文武之宗祧緜緜焉久而不絶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

自后稷已來至於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倫矣其施仁也至矣民習于耳目浹于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陵慢之志則畏先王之禮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邑處于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數百年乎

韓論

韓以微弱之國居天下之衝首尾腹背莫不受敵然猶

社稷血食幾二百年豈非昭侯奉法之謹賞不加無功罰不失有罪後世雖不肖猶得蒙遺烈以自存乎嗚呼有國者安可以無法哉

魏論

魏文侯以列國大夫好賢禮士終為天下之顯諸侯至于今稱之惠王有一商鞅不能用而棄之於秦使還為國害喪地七百里竄身大梁子孫遂微賢不肖之相望豈不遠哉無忌去而魏輕還而魏重安釐王猶以為疑

無忌死而魏亡賢者之于國家如何哉

楚論

楚自祝融鬻熊以來其有國幾何年矣方其盛也奄有南海憑陵諸夏及懷王放廢忠良親近讒慝惑張儀之口而耳目不能自守見欺而不悟亡師而不悔以失濟失客死於秦使其子孫銜涕忍恥以事仇讎彊之女而不敢辭陵廟焚而不敢怨兎逃鼠伏自屏于陳東兵不戰而攻之不解割地請和而侵之不止卒不見赦而國

以淪亡不亦悲乎

燕論

燕在春秋時玉帛不通於中國簡策所書鮮焉及文侯始大與諸侯約從以擯秦王噲慕堯舜以國授子之而敗死為天下笑求名失實乃至是乎昭王刻意勤身招賢下士卒用弱燕以報強齊有志者功無不成也惠王信讒以喪垂成之業惜哉丹以尺八匕首欲刼秦王以安社稷不亦戲乎遂使名伯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

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

趙論

武靈王不顧流俗變胡俗習以射騎制林胡滅中山大啟土宇威加彊秦可謂賢君矣及溺于嬖寵欲分國以王二子卒餓死沙丘宮佚欲之為敗也如此夫趙于三晉為最強及貪上黨之田以喪長平之師用郭開之讒而棄廉頗李牧使宗廟不血食言之可為長欷矣

齊論

齊地廣而民衆負滄海以臨中夏重以威宣之賢國家富強及湣王驕汰不可盈厭自取顛沛苟無田單齊不國矣凡游士言縱横者雖更相傾覆要之合從者六國之利也齊為燕楚三晉之根柢三晉燕楚為齊之藩蔽秦雖強暴百有餘年不能一諸侯者以其表裏相鈎帶也及齊王建用后勝之說信秦間之言拱手以事秦不救五國五國已亡而齊并為虜理勢然也

秦論

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秦之謂矣善夫賈生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宫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哉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西楚論

世稱項王不王秦而歸楚故失天下觀其擁百萬之衆西入函谷擅天下之勢裂山河以王諸侯自謂可以逞

其私心而人莫敢違安行無禮忍為不義欲以一夫之力服億兆之心才高者見疑功大者被絀推此道以行之雖得百秦之地將能免於敗亡乎

前漢論

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八年而成帝業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惟其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自謂鎮國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

亦曰不善將兵而善將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内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稱慕而莫能及之夫民之情何嘗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秦皇何遠哉正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辦霍光之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

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矣孝宣綜覈名實信賞必罰使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狠愎不明嬖幸盈朝陵夷至于孝平以幼沖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慝煩民玩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後漢論

新室之末民心思漢如渴之望飲饑之待餔也是以諸

劉奮臂一呼而遠近響應曾未期年元惡授首更始入雒之初天下已服矣而素無人君之器紀綱不脩諸將暴横不旋踵而亡固其宜也光武以仁厚之德濟英傑之志昆陽之役驅烏合之衆掃滔天之敵使海内飜然變而為漢宜陽之師不戰而赤眉束手百萬之盜一朝皆散皆希世之竒功也至于待劉盆子止于不死取良吏卓茂以為太傅戒馮異以安集關中不務戰攻取勝雖當草創之際可謂有帝王之遠畧矣天下已定

不失舊物乃偃武脩文崇德報功勤政治養黎元興禮樂宣教化表行誼勵風俗繼以明章守而不失於是東漢之風忠信廉耻幾於三代矣及孝和以降政令寖弛外戚專權近習放恣然猶有骨鯁忠烈之臣忘身以狥國故雖衰而不亡豈非建武永平之餘烈歟至于桓靈而紀綱大壞廢錮英俊賊虐忠正鬻獄賣君濁亂四海何進見殺袁紹不勝其憤遂燔燒宮闕肆行誅戮外名董卓以脅朝廷於是虺蜴雖除而虎貙入室矣卓貪愎

殘忍廢主遷都州郡奮然稱兵以討之卓死而天下大亂漢室遂亡哀哉

蜀論

昭烈以敗亡之餘羈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推沮勍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無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中下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委黄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魏論

漢室不綱羣雄麋擾乘輿播遷莫之收省太祖獨奉迎
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以結民心矣
加之英威明略過絕于人驅策賢豪裔除奸宄于是張
繡屈膝吕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馬
遁逃中原肅清外域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而非
取之於漢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内所以
不盡服也及大帝受禪明帝繼業内綏外禦不廢前功
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為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托非人

曹奐驕憝黨與輕佻禍自内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吳論

孫堅破虜以孤遠之兵决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蹂川洛汎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衆揮馬箠而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闢地千里真英才也大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壁之役决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遂奄有荆揚騁

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侯官景帝皆明慧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愎残虐浮于桀紂求欲不亡得乎

西晉

宣帝始以重望高才榮名魏世西郤諸葛東舉公孫若以忠順終之足為良臣矣遭爽晏忌疾乘閒而發專制朝柄誅鉏異已平昔之美掃地盡矣及景文相繼遂遷魏祚武帝席卷全吳纘禹舊服恃其治安荒于酒色以開基之始不為遠圖崇尚浮華敗棄禮法惠帝昏愚不

辨菽麥譬如萬金之寶委之中衢無人守之安得不為他人有乎禍生于閨閫成于宗室骨肉相殘而劉石姚苻慕容爭乘其弊剖裂中原竈醢生民積骸成丘流血成淵幾三百年豈不哀哉

前趙論

劉淵以匈奴遺種乘晉室之衰奄有河汾天下蜂起之衆輻湊而歸之石勒王彌皆北面為臣聰承其故業遂陷兩都執辱二帝矜夸淫縱殘暴無親幸以病終墳草

未生家為屠肆矣睢以跡屬屢建大功專制關中遭靳準之亂輿師討賊遂承漢業及揚戈隴阪則陳安授首按甲西河則張茂稱藩亦一時之雄俊也然始與靳氏約降則非義終滅其家則非信使石勒因而自絕則非智乃知二三其德而能成功者鮮矣及乘高堠之捷以圍金墉一戰而跌生為禽虜雖其輕易以取禍亦不幸而天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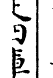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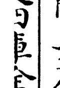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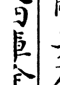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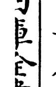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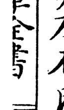
後趙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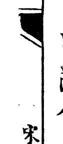
石勒以淵聰賤隷崛起皂櫪之間連百萬之衆横行天下斵喪晉室東擒苟晞北取王浚西逐劉琨南舉兖豫皆如俯拾地芥劉曜席戰勝之威長驅伊洛有并吞山東之志勒舉鞭一麾曜惛然就縛遂兼其國奄有中區羌氐咸服其才不有過人者能如是乎虎以悍戾之資濟貪狡之志賊虐其孤而剽奪其位恃其詐力以淩人暴物窮奢極欲不可盈饜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則抱子弄孫無復後憂及夫父子相殘兄弟相攻尸浮漳濱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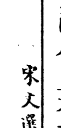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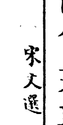
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

前燕論

慕容氏世為君長深據海隅及廆始大屬晉室板蕩諸夏之民皆襁負而歸之廆撫循勞來收其髦俊以賛國政逮奉王命以示大順務農積穀秣馬厲兵心窺鄰國之釁故能斬將搴旗大啟土宇承其遺烈恢大前功于是吞段遼并宇文俘高麗翦夫餘蠶食幽并而與強趙為敵矣及石氏內亂儁乘時而動驅勵精銳之兵以

掃離散土崩之衆無不順風而靡遂走王午服張平戮段龕禽冉閔左縈右拂而幽并青冀悉定矣暐之立也太宰恪佐之內脩政事養士愛民外開封疆威行隣敵及評為政妒宗室勛賢之人逐之以資隣敵君闇臣鄙以當苻堅王猛之威安得不亡乎

後燕論

慕容垂以美才茂功不容于昏亂之朝自歸于秦秦主以國士遇之淮南之役不乘人之弱亦足以小償其恵

矣乗之去燕燕人如失其父兄及其還也人向之如趨
市故數年之間掉馬箠從容而收故業自然之勢也寳
以不克負荷開門延敵坐而待攻又不能固守中山無
故逃遁期年之間覆國殆盡子弟親戚剪為仇讐進退
失據卒隕其身何其愚也盛以孺子孤窮自投于仇人
之懐終踞其帳而刺其腹以成其志而復其位自非智
勇過人能如是乎不幸遇盜而夭熈以一婦人之故遂
亡其國彼何人哉德以燕室至親居方伯之任總南夏

之師敵至不能禦民散不能安君窮不能救盡喪其田而奪人之田以居之其智仁勇皆無足稱者然禮賢納諫以保全青土可謂善敗者不亡矣超以聲伎之故輕犯彊敵又不能善用其謀自取滅亡惜哉

前秦論

石氏之強也氐羌之屬無不內從而為臣一朝失馭而角立為患理固然也苻洪徘徊枋頭有虎據中原之志以徙為不肖然猶西取關中并姚襄郤桓温遂為強

國堅以雄力英略加之慈惠忠信舉王猛于布衣任之以政勲舊不能離親戚不敢妒非至明能如是乎故能吞強燕舉河西兼巴蜀包漢沔俘索頭屠龜茲奄有天下十分之九永嘉以來未有如堅者也觀其舉百萬之衆以攻晉先為之降官築第以待其君臣意以為羅中之禽往無不獲也及一戰而敗遂顛沛不振昔之俘囚降卒皆起而為敵數月之間寇仇偏于四方戎馬塞于郊甸以至身死人手子孫殄滅何哉論者皆咎堅寵信

羌與鮮卑而伐晉彼皆睹其迹而言之未達其本也要之堅恃其強大易而無備此其所以敗亡也夫

後秦論

姚弋仲以西羌酋帥立于二石之朝以鯁直勇果著名而得其耆艾豈非忠信之致然耶襄才氣豪邁兼資文武有孫策之風然適晉不容攻秦見殺亦其命也萇藉父兄之烈值苻氏之衰鳴鼓中原醜類雲集不能報舊君之德乘其窮約而弑之不仁甚矣興承父之志奄有

關中凉夏諸豪靡不率服然處攻戰之世不能收羅英
雄以治國訓兵而專率臣民譯經拜佛及泓繼世骨肉
內離寇敵外侵遂亡其族雖泓器業之不肖亦興貽謀
之未遠也

東晉論

晉室既衰中原雲擾劉石慕容之輩彌漫河洛蟠據岱
華宮闕蕪沒陵寢隳焚元帝以宗室踈屬遁居江表天
下士民有思晉者皆裹粮而歸之國於荆揚之間子孫

相承不絶如綫獨明帝英武克清大憝不幸享國不永自餘孱弱孤危外陵内叛寄命于虎狼之口幾遭吞食者數次矣然卒能保其位號宗廟血食百有餘年何哉有王導卞壼温嶠陶侃謝安謝幼度為之臣也羣賢既没使道子元顯之徒輔之敗亡不亦宜乎

宋論

晉氏渡江以來君弱臣強禍亂相繼至于元興而桓氏篡位高祖首倡大義糾合同志起于草萊之間奮臂一

呼凶黨瓦解遂梟靈寳之首奉迎乗輿再造晉室厥功已不細矣既而治兵誓衆經營四方揚旗東征廣固橫潰卷甲南趨盧循殄滅偏師西上譙縱授首鋭卒北驅姚泓面縛遂迅掃伊洛修奉園陵震驚蒴裘之心發舒華夏之氣南國之盛未有過于斯時者也然區宇未一蹂干天位委棄秦雍以資寇敵使大功不成惜哉文帝勤于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横挑強敵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末路狐疑

不决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夫以孝武之驕淫明帝之猜忌得保首領以没于牖下幸矣何後嗣之有哉

南齊論

高帝以功名之盛不容于昏暴之朝逆取而順守之亦一時之良主也明帝自以得于不義猜忌高武子孫誅夷殆盡深戒東昏以先事制人而大臣疑懼禍變相尋卒亡其國夫不務令德而殺人以自安自古以來未有

能濟者也

梁論

武帝當齊之季任居方面危不自安乘時奮起以除昏主而成大業及享國日久普通大通之際遭魏氏衰微王公敗守襁屬而歸之戎車北征至于洛汭觀其勤身約己好尚文雅拊循士大夫亦可謂恭儉寬惠之君矣然以萬乘之主為桑門之行屈身傾國以奉浮屠恩勝于威紀綱不立信佞臣之謀貪河南之地棄與國寵叛

人遂使臺城餓死江淮以南鞠爲荆棘其智未足稱也夫德澤不能及而享其大利聖人禍之譬如恱盗賊之財而延之入室財不可得而喪其所有必矣其子孫各擁強兵列居重鎮不救君父之危而窺閒乘便更相屠滅元帝於兄弟之中殘忍尤甚是以雖翦兊渠而克復故業旋踵之閒身爲俘馘豈特人心之不與哉亦天地之所誅也

後魏論

後魏之先世居朔野有國久矣道武乘燕氏之衰悉舉引弓之民以憑陵中夏馬首所向無不望風奔潰南取并州東舉冀幽兵不留行而數千里之地定矣繼以明元大武兼青兖包荆豫摧赫連開關中梟蒲洪吞遼碣虜沮渠并河右高車入臣蠕蠕遠遁自淮以北逾于大漠悉為其有子孫稱帝者百有餘年左袵之盛未之有也及孝文嗣世乃貶遠人風俗脩帝王之政崇儒雅興禮樂其風聲文采蔚然可觀矣宣武懦弱不克負荷寵

信讒諛賊虐親賢元氏之業于茲始衰重之以孝明幼冲胡后淫恣嬖倖盈朝政出多門賞罰無章紀綱大壞守令貪殘黎氏愁怨盜賊蠭起日滋月溢上之人曾無悛心而內自睽離以招外盜於是爾朱榮乘之而起興晉陽之甲直指京洛后主沉于回淵公卿百官血濡馬足雖孝貽勇決手刄賊臣而枝黨四集禍不旋踵孝武惡高歡之過逃遁入關遭宇文泰之禍不能自脫東西分裂相繼皆亡嗚呼人主當國全盛之時宴安怠墮以

失其威福之柄及民心已去禍亂已成雖有明斷之才
猶不能救况庸君乎

北齊論

神武以髙世之畧平爾朱之亂功大勢盛為魏武所疑
雖有逐君之慝而能惓惓盡恭以事静帝没身不怠此
其可稱者也文襄有俊才而無重徳悖慢無禮終隕身
于奴隸文宣淫酒殘暴甚于桀紂而能信用賢臣委之
以政威加隣敵終其天年盖亦有以得之矣孝昭明達

愷弟實有齊之令主享國不永惜哉武成驕淫奢縱齊業始衰後主繼之昏狂尤甚誅翦忠良信用讒邪十年而亡已為幸矣

後周論

文帝以關中之乘東迎孝武收疲散之兵撫貧困之民任賢使能列官布職明部分務農桑以輔魏室雖以高氏之強不能陵也其所為典法施于後世可不謂賢乎武帝以英傑之資受制羣臣恭默端拱十有餘年須其

罪盈惡熟為衆所棄一旦除之若撥蘸振槁可謂知柔知剛智勇兼備者矣然後親統六師以征東夏齊之險阻不守士卒不戰數月之間縛其君臣致于鼓下使有周之境東漸于海南薄于江雖魏室全盛之時不能及也惜乎宣帝忩其淫侈逞其奇譎自絕于天結怨于民不及三年而為異姓所有悲夫

陳論

武帝與王僧辯同事梁室誅夷侯景乘時伺間以詐力

取國然率羸獘之衆當强齊乗勝之勢卒成大功奄有江南斯亦難矣文帝恭勤政事足為良主孝宣值齊之哀而啟土逢周之興而喪師豈非不恃内而恃外者耶夫以陳國區區不能居天下五分之一慄慄危懼猶不能保其社稷况後主荒淫無道以趣之納身眢井不亦宜乎

隋論

文帝于周室非有元功厚德素洽于人直以天元暴崩

嗣君幼弱姦臣矯命徼倖得之然明敏儉約勤于政事
隨才任官信賞必罰故能取江南三百年之國易于反
掌使天下復為一統百姓繁庶衣食豐衍突厥室韋靺
鞨林邑髙昌女國之屬莫不稽顙稱臣奉珍入貢雖兩
漢全盛之時不能過也向使後嗣僅得中才以守之則
十世之内未易亡也煬帝以悖逆詐謀坐承富強之業
志驕氣溢然後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侈極欲連兵四
夷政煩賦重盜賊蠭起而猶遊幸不息以樂淫惡聞

直言喜自塈蔽噫率是道也雖禹湯文武之子孫未或不亡况隋無積善之基乎

唐論

高祖舉晉陽精兵承亡隋之弊席卷長驅奄有關中命將出師掃除亂畧遂降李密係建德禽世充芟武周翦黑闥夷蕭銑六年之中海内咸服何成功之速哉蓋以太宗為之子也太宗文武之才高出前古驅策英雄網羅俊乂好用善謀樂聞直諫拯民于湯火之中而措之

于衽席之上使盜賊化為君子呻吟轉為謳歌衣食有餘刑措不用突厥之渠係頸闕庭北海之濱悉為郡縣蓋三代以還中國之盛未之有也惜其好尚功名而不及禮樂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高宗沉溺宴安仁而不武使天后斵喪唐室屠害宗支流毒搢紳迹其本原有自來矣中宗久罹幽辱備嘗險阻一旦得志荒淫不悛糞土之墻不可圬也睿宗鑑前之禍立嗣以功所謂可與權矣明皇能斷有謀再清內難開元之初憂勤庶

政好賢樂善利民愛物海内富庶四夷賓服浸淫于貞
觀之風矣及天寶已降自以為功成治定無有後艱志
欲既滿侈心乃生忠直寖踈讒諛並進以娛遊為良謀
以聲色為急務以李林甫楊國忠為周召以安禄山哥
舒翰為方虎癰疽結于心腹而不悟豺狼游于藩籬而
不知一旦變生所忽兵起邊隅廟堂執檄而心醉猛將
望塵而束手腥羶汚于伊洛流血染于河潼乘輿播遷
生民塗地禍亂並興不可救藥使數十年之間干戈爛

熳而不息嗟乎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安之不可恃治之不可保如此夫肅宗以國之元子收兵靈武反旆而東不失舊物代宗分命羣帥翦除凶醜使大河南北復為唐臣其功皆不細矣然此兩君者武不足以決疑明不足以燭理向無郭子儀之忠李光弼之智因僕固懷恩以用回紇之師則天下已非唐有矣夫以肅宗之孝慈而制于李輔國不能養其父惑于張后不能庇其子則其武可知矣以代宗之寬仁而聽讒臣之言使光弼不

敢入朝慙憤而死懷恩招引外寇幾致亡國則其明可知矣而又不思經緯之謀專為姑息之政盜賊據州郡者因用為牧守士卒殺主帥者因授之旄鉞使強暴縱横下陵上替積習成俗莫知其非唐之紀綱大壊不可復振則肅代之為也德宗憤積世之弊憫王室之卑南面之初赫然有撥亂之志而識度闇淺資性猜愎親信多非其人舉措不由其道賦斂煩重果于誅殺故闗外之寇未平而京師之盜先起矣于是困辱于奉天播遷

于山南公卿拜于賊庭鋒鏑集于黄屋尚賴陸贄盡心于內李晟渾瑊輸力于外故能誅夷元凶遷奉宗社自是之後消剛為柔刓方為圓逮其晚節偷懦之政甚于祖考矣順宗不幸嬰疾姦邪肆志而能委政冢嗣以安社稷足為賢矣憲宗聰明果决得于天性選任忠良延納善謀師老則屈異論輻湊而不為之疑盜發都邑屠害元宰而不為之懼卒能取靈夏清劍南誅浙西俘澤潞平淮右復齊魯于是天下深根固蔕之盜皆狼顧鼠

拱納質效地稽顙入朝百年之憂一旦廓然矣而怠于防微變生肘腋悲夫穆宗蒙已成之業承既平之緒授任非才為謀不臧使柙中之虎復縱暴于原野網中之魚得自脱于深淵元和之功于兹墜矣敬宗輕易荒縱自貽顛覆文宗優游不斷受制家臣雖有好賢之心文雅之美皆不足稱也武宗英敏特達委任能臣克上黨如拾芥取太原如反掌功業不究惜哉宣宗少歴艱難長年踐位人之情偽靡不周知盡心民事精勤治道賞

簡而當罰嚴而必故方內樂業殊俗順軌求諸漢世
其孝宣之流亞與懿宗驕奢無度賦虐不忌輔弼之任
委于嬖寵四海之財竭于淫樂民怨不知神怒不恤李
氏之亡于兹决矣且唐自至德以來近習用攘藩臣跋
扈譬如羸病之人以糜粥養之猶懼不濟又况飲之毒
酒其能存乎及僖貽嗣位天禄已去民心已離盜賊徧
于寰區蓬蒿塞于城闕漂泊幽辱寄命諸侯當是之時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

梁論

太祖始以黄巢降將秉旄宣武逞其詐力蠶食東夏地廣兵強威權日熾志欲無厭遂遷唐祚淫虐不悛禍自内興不得其死宜矣均王膏梁之子材不過人棄敬翔王彦章而用趙巖張歸霸以與莊宗為敵能無亡乎

後唐論

武皇以沙陀微種奄有河東黄巢之亂有大功于唐室上源之變訟于朝廷而不能自直遂與朱氏治兵相攻

糾紛不解流血成川僵尸蔽野至其晚節鋒鋭益衰窮居一隅僅能自保莊宗以弱齡襲位麾下諸將皆白首行陣與武皇並轡齊驅之人乃能以恩信折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順指如意遂服真定從中山取漁陽兼魏博策馬渡河而梁氏失國當是之時天下莫不震動諸侯陸梁踞肆者皆愕眙相顧莫敢保其土地王衍恃其險遠辭禮倨慢偏師西指而蜀閣不守觀其行兵可謂能矣惜其志小氣廹驕心易生矜功自喜御

衆無法便嬖是恱婦言是用纔及三年隕身亡族悲夫明宗無取國之心而為衆所附資性寛厚克終天禄清泰于危難之中坐受神器得之非難失之孔易負扆未安家為煨燼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相循何其速哉

晉論

高祖以地尊勢重迫于猜嫌親執臣子之禮以事戎狄賂之土田藉其兵力以取天下夫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國家未治不可以慮敵齊王舍桑維翰之深謀信景

延廣之狂策內政不脩而外挑強隣使黎民塗野草胡騎汚宮闕生為降虜死為羈魄非不幸也

漢論

高祖擁精銳之兵居形便之地屬胡騎非旋中原乏主故雍容南面而天下歸之豈其才德之首出哉乃會其時之可為也夫根蹤者不固基薄者易危隱帝雖有南面之名而政非已出民不知君輕信羣小之謀欲除跋扈之臣禍不旋踵自然之勢也父子相繼四年而滅自

古李國之短未有若兹者也

周論

太祖負扆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措身無所乘危而發雖履天下之籍而家室先覆矣世宗以異姓之親入承大統知近世之弊起于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樊何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為強因敗為功乘勝遂北至于太原歸而簡師習戰并心進取于是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閉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桴鼓之

隙治律歷興禮樂審法令脩政事收賢才養百姓可謂能知治安之本矣大功未成中道而亡蓋太平之業天將啟皇宋而授之固非人謀之所及也

宋文選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選卷四

司馬君實文

名分說

臣聞天子之職莫大于禮禮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受制于一人雖有絶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

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腹心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枝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枝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大于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以是見聖人于君臣之際未嘗

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也故曰禮莫大于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踈裁羣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衛辭邑而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惟名

與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衛君待之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名不正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氷至書曰一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嗚

呼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綱紀敝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十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緜緜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于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安請焉文公于是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魯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歴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有加者何哉

蓋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魯田常之于齊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于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于斯盡矣或者以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強盛雖欲弗許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晉雖強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

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于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于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天子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絶生民之類磨滅幾盡豈不哀哉

智伯説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谿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茍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

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發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于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茍能審于才德之分而知

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信説

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隣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隣國欺其百姓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離心以至于敗所利不能藥其所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

之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失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處戰攻之世天下趨于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況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孟嘗君說

君子之養士以為民也易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夫賢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頓綱振紀其明足以燭微慮遠其強足以結仁固義大以利天下小以利一

國是以君子豊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養一人而及萬人者養賢之道也今孟嘗君之養士也不恤智愚不擇臧否盜其君之禄以立私黨張虛譽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姦人之雄也烏足尚哉書曰受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此之謂也

范雎說

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于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彊大者穰侯之

助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雎者亦非能為忠諫直欲得穰侯之所處故搤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雎真傾危之士也哉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後福也今雎為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不容于死矣烏足愍哉

燕丹說

燕丹不勝一朝之憤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名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甚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隣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隣親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炎火觸之者死犯之者焦雖有強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隳身僇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

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勝白公之流乎荆軻懐其秦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强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揚子論之以要離為蛛螯之靡聶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

縱横說

縱横之説反覆百端然大要合縱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樂會盟

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國家也向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裡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絶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徹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丁公説

高祖起豐沛以來網羅天下豪傑招亡納叛亦已多矣

及即帝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守成其勢不同當羣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内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示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徼大利則國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斷以仁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無所自容而懷私結恩者雖至于活已猶以義不與也戮一人而千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宜矣

張良說

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宜其知無不言安有聞諸將謀反必待高帝自見偶語然後乃言之耶盖以高帝初得天下數用愛憎行誅賞或時害至公羣臣往往有觖望自疑之心故良因事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無阿私之失下無猜忌之謀國家無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諫矣

韓信說

世或以韓信為首建大策與高祖起漢中定三秦遂分兵以北禽魏取代仆趙脅燕東擊齊而有之南滅楚垓下漢之所以得天下者大抵皆信之功也觀其拒蒯通之說迎高祖于陳豈有反心哉良由失職怏怏遂陷悖逆夫以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王燕信乃以列侯奉朝請豈非高祖亦有負于信哉臣以為高祖用詐謀禽信于陳言負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取之也始漢與楚相拒滎陽信滅齊不還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至固陵與

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當是之時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顧力不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夫乘時以徼利者市井之志也酬功而報德者士君子之心也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不亦難哉是故太史公論之曰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于漢家勲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叛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漢文說

李德裕以為漢文帝誅薄昭斷則明矣于義則未安也秦康送晉文興如存之感況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斷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愚以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親踈如一無所不行則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雖素稱長者文帝不為置賢師傅而用之典兵驕而犯上至于殺漢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從而赦之則與成哀之世何異哉魏文帝嘗稱漢文

帝之美而不取其殺薄昭曰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而不當假借以權既觸罪法又不得不害譏文帝之始不防閑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則慰母心者將慎之于始乎

程李說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為法何則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使夫小人

之情樂于安肆而昧于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于從廣臣將仇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敵之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漢武說

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弊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

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慕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霍光說

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况孝宣

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
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蓄憤于上吏民猜怨于
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于身幸矣況子孫以驕
侈趣之哉雖然向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
之食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
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
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鬬椒作亂
于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黃以為子文無後何以

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勲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孝宣說

以孝宣之明魏相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廣漢延壽之治民可不謂能乎寛饒惲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況罪不足以死乎揚子以韓馮翊之愬蕭為臣之自

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也上不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王霸說

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際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治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覇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道德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黒白甘苦之相

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于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臯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懦而不立闇于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廼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漢成說

晏嬰有言天命不謟不貳其命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于卿位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藉使其災可移仁君猶不肯為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隱逸說

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子之所欲

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側陋固為其有益于國家非以狥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民被褐懐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虚心以誘之克已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勤而不起則姑内自循省而不敢強致其人曰豈我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

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茍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閽而自售又安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畏刑之人也烏

足貴哉若乃令聞著于家庭行誼隆于鄉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循分優游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亦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于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禄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窺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跡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不得免于聖王之誅尚何聘召之有哉

用法說

漢家之法已嚴矣而崔寔猶病其寬何哉蓋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惟知姑息是以權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誅仁恩所施止于目前姦宄得志綱紀不立故崔寔之論以矯一時之枉非百世之通義也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矣

保身說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儻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横流而欲以口舌救之滅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唯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宋文選卷四